

<<诗人>>

图书基本信息

<<诗人>>

内容概要

资深警探肖恩独自开车到结冰的公园湖畔，在车里举枪自尽，起雾的车窗上写着他的遗言：“摆脱空间——摆脱时间”。

警方断定是自杀，但是死者的双胞胎弟弟、《洛杉矶新闻报》记者杰克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他发挥记者无穷的想象力和穷追不舍的精神，挖掘出震惊全国的头条新闻：有一个狡猾的连环杀手，正在有计划地屠杀全国的资深警察！

FBI出动专案小组全力辑捕，凶手去一再逃脱……因为他们追捕的是幽灵、是爱伦·坡的鬼魂。他是躲在阴影中的“诗人”……

<<诗人>>

作者简介

迈克尔·康奈利是美国前总统比尔·克林顿、摇滚巨星米克·贾格尔等人最喜欢的推理小说家，他也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警探小说作家。他的小说迄今为止销售了700万册，被翻译成31种文字，并年年蝉联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排行榜榜首。惊悚小说大师斯蒂芬·金非常赏识康奈利的作品，还特为他的《诗人》一书作序。

自出道以来，康奈利获奖无数，其中包括爱伦·坡奖、安东尼奖、尼罗·伍尔芙奖、夏姆斯奖、马耳他之鹰奖，以及法国的38 Caliber、Grand Prix及意大利的Premio Bancarella等奖项。他还曾担任美国推理小说作家协会(AWM)主席一职。

迈克尔·康奈利从事小说创作之前，在《洛杉矶时报》担任犯罪新闻记者，丰富的体验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

1992年康奈利创作了以洛杉矶警探哈里·博斯为主角的小说《黑色回声》，获得当年爱伦·坡奖的最佳处女作奖。

截至2006年，他一共写了十一部“哈里·博斯系列”小说，为洛杉矶市创造了一个保护者的形象。

除了“哈里·博斯系列”外。

康奈利还有《诗人》、《血型拼图》等作品，也同样登上畅销书排行榜。

目前，康奈利和他的家人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。

<<诗人>>

章节摘录

1 死亡是我的领域，我以它为生。
我靠它成就了我在这一行的名声。
我以一个殡葬员的激情和精确来对待它——面对死者家属时，面带忧郁、充满同情地对待它；独自一人时，则像个技艺娴熟的工匠一般对待它。
我始终认为，跟死亡打交道的诀窍，就是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。
这是一条铁律。
别让它的气息吹上你的脸庞。
但我的这条铁律没能保护我。
当两个侦探找到我，把肖恩的事告诉我时，我被一阵冷冰冰的麻木感吞没了。
那种感觉像置身水族箱中，一举一动都在水下——游过来，游过去——透过玻璃望着外面的世界。
我坐在他们车子的后座上，车子每驶过一盏路灯，后视镜便会一亮，我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眼睛。
我见过这种遥不可及的呆滞的目光。
这么些年来，我采访过那么多刚刚失去丈夫的寡妇，她们都是这种目光。
这两个侦探中，我只认识一个，哈罗德·韦克斯勒。
我是几个月前碰到他的。
当时我进了一家名叫来几品脱的酒吧，跟肖恩喝一杯。
他们俩在丹佛警察局一起处理人身攻击案。
我记得肖恩管他叫韦克斯。
警察彼此称呼都用昵称。
韦克斯勒叫韦克斯，而肖恩叫麦克。
这就像大家族的某种纽带。
有些昵称的意思不敢恭维，但警察却并不抱怨。
我在科罗拉多的斯普林斯市那儿认识一位，他叫斯科托，可警察们大多称他斯科罗托，有些人甚至干脆就直接叫他阴囊。
但我估计这么叫的人一定得是他的铁哥儿们，要不然非出事不可。
韦克斯勒的体格像头小公牛，孔武有力，矮矮胖胖的。
因为长年抽烟喝威士忌，嗓子已渐渐受到损害。
我跟他见面的那几次，他那张刀条脸看上去总是红红的。
我记得他喝加冰的占边威士忌。
我一直对警察喝什么酒感兴趣，这能看出警察的许多情况。
他们像韦克斯勒那样喝纯的威士忌时，我心里总想：也许是他们见的东西太多，次数也太多，而大多数人连一次也绝对不可能见到的。
那天晚上，肖恩喝的是淡啤酒，不过他毕竟年轻。
虽说他是人身攻击组的头儿，但他至少比韦克斯勒年轻十岁。
再过十年，或许他就会跟韦克斯勒一样，那服药里除了冰块什么都不加，就那么吞下去。
但现在，我再也不可能知道究竟会不会这样了。
驶出丹佛的一路上，我大半时间都在想着在来几品脱的那一晚。
倒不是说那一晚出了什么大事，只是跟自己的哥哥在一家警察常去的酒吧里喝喝酒罢了。
而那就是在特里萨·洛夫顿一案之前，我们之间最后的好时光了。
一想到特里萨·洛夫顿，我就仿佛重新沉入了水族箱。
但现实还是会透过玻璃钻进我心中，那样的时刻，沮丧沉痛之感就会攫住我。
三十四年的生活中，我头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种撕心裂肺的痛楚。
姐姐去世那次都不是这样。
那时我还太小，无法切实体会萨拉之死带来的悲伤，甚至无法理解一个生命中途夭折的痛苦。
这一次，我很悲伤，因为我事先甚至不知道肖恩已经如此接近他的忍受极限。

<<诗人>>

他喝的是淡啤酒啊，而与此同时我认识的其他警察喝的都是不兑水的威士忌。

当然，我也知道，这种悲伤是多么自怜自艾。

事实是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们没怎么认真倾听对方的心声。

从很早的时候起，我们俩便走上了不同的路。

每次想起这一事实，悲痛的周期就会重新开始。

有一次，我哥哥告诉我关于极限的理论。

他说，每个处理凶杀案的警察都有个极限，问题是达到极限之前，谁也不知道极限在哪儿。

他说的是见过多少具尸体。

肖恩相信，每个警察能够忍耐的数目有限。

每个人的数目都不一样，有些人很快就到了极限，有些人则处理了二十桩凶杀案，却离极限还远着呢。

但是，极限数字是存在的，到了这个数，你就到顶了。

你调到档案部，你交出警徽，你总得做点什么，因为你再也无法多看一具尸体了。

如果你还看，如果你超过了极限，那么你就有麻烦了。

你到头来说不定会自己给自己来一枪。

肖恩就是这么说的。

我意识到，另一个警探，那个叫雷·圣路易斯的，对我说了什么。

他从前座转过身来望着我。

他的块头比韦克斯勒大很多。

就算在昏暗的车内光线下，我还是能看出他那张粗糙的脸上的痘疮。

我不认识他，但其他警察在我面前提到过他，我知道他们管他叫大狗。

我第一次看到他和韦克斯勒在《落基山新闻报》的大厅等我时，我就以为他们俩是马特和杰夫的完美翻版。

他们俩活脱脱是夜场电影中走出来的。

黑色长大衣，礼帽。

整个场景就应该是黑白的。

“听到了吧，杰克。”

消息由我们告诉她，这是我们的工作。

可我们还是希望你在场，算是帮我们一把。

要是情况棘手，或许你还得待在那儿陪陪她。

你知道，说不定她需要身边有个人什么的。

行吗？

” “行。”

” “那就好，杰克。”

” 我们这是去肖恩家，不是丹佛市内那套他和其他四个警察合租的公寓（这样一来，他在城市记录上就是丹佛居民）。

他家在博尔德城。

我们敲门时，他妻子赖莉会来开门。

我知道，不需要有人向她透露消息。

只要到了那一刻，她打开门，看见我们三人站在那儿，没有肖恩，她就会知道出事了。

每个警察的妻子都会明白的。

她们一辈子都在为这一天提心吊胆地准备着。

每一次响起敲门声，她们开门时都以为是死神的信使站在那儿。

这一次是真的了。

“你知道，她会明白的。”

” 我告诉他们。

“也许吧。”

<<诗人>>

”韦克斯勒说，“她们总是能明白的。

”我懂了，他们希望赖莉一开门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。

那样的话，他们这份活儿就会容易些。

我垂下脑袋，下巴抵着胸脯，手指伸到眼镜下掐着鼻梁。

我意识到，我已经成了我自己所写的报道中的一个角色——展示悲伤和失去亲人的细节，那是我竭力发掘得到的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让一篇在报纸上占三十英寸版面的报道看上去意味深长。

一阵羞愧之情涌上心头——我想起自己曾经给丧夫的寡妇、失去孩子的父母打过的那些电话，还有刚刚自杀的人的兄弟。

是的，这种电话我确实打过。

我想，没有哪类死亡事件是我没写过的，桩桩件件，无不使我成为一个刺探人们痛苦的闯入者。

您现在有什么感觉？

一个记者惯用的句式。

第一个问题总是这个。

如果太直接，则改用以同情与理解作为掩饰的句子——其实我并没有那些感情。

这种冷漠的行为在我身上留下了~处印记：左颊上一道细细的白疤，就在胡子上面一点。

这是一个女人手上的订婚钻戒给我留下的，她的未婚夫死于布雷肯里奇的一次雪崩。

我用那句习惯的开场白问候她，她的回答是反手一掌扇在我脸上。

当时我才干这一行不久，还觉得挺委屈。

可现在，我把这道伤疤视为一枚勋章。

“请靠边停车。

”我说，“我想吐。

”韦克斯勒一个急刹车，驶进紧急停车道。

车子在黑冰上有点打滑，但他马上控制住了。

我没等车子停稳便拼命想开门，可门把手就是不动。

我意识到，这是一辆警探开的车，大多数时间，后座乘客是嫌犯或囚犯。

后车门装着由前座控制的安全锁。

“车门。

”我好不容易才憋出这两个字。

车子终于停稳了，韦克斯勒打开安全锁。

我打开车门，探出身去，吐在肮脏的半融化的雪地上。

肠胃猛烈地抽搐了三次，整整半分钟，我一动不动，等待着第四次。

但只来了三次，胃里已经空了。

我想着这辆车的后座，供嫌犯或囚犯乘坐。

看来我是二者兼备：没有尽到兄弟的责任，这方面，我是尚未定罪的嫌犯，同时过于矜持，成了自尊心的囚徒。

至于判决，不用说，当然是终身监禁。

呕吐之后，身体轻松了，这些念头也迅速消失。

我小心翼翼地跨出车门，走到柏油公路路边。

汽车一辆辆驶过，二月飞雪中，车灯照耀下，汽车尾气映出亮晶晶的彩虹。

我们停车的路边似乎是个牧场，但我不知道这里是哪儿，刚才没留意我们已经朝博尔德城开了多远。

我摘下眼镜和手套，塞进大衣口袋，蹲下身去，从脏乎乎的表面积雪下挖出干净的白雪。

我掬了两捧冰冷、洁净的雪粉，捂在脸上搓揉着，直到皮肤感到刺痛为止。

“你还好吧？

”圣路易斯问。

他也下车了，在我身后提出这个蠢问题，跟那句“您现在有什么感觉”相去不远。

我没理会他。

“走吧。

<<诗人>>

”我说。

我们上车，韦克斯勒一声不吭，将汽车驶进高速干道。

我看见一块去布鲁姆菲尔德的出口标示牌，这才知道我们已经开了一半路程。

我是在博尔德城长大的，博尔德城与丹佛市之间这三十英里我跑过上千次，但现在，这段路看上去如此陌生。

直到这时，我才头一次想起父母。

他们会怎么面对这件事？

肯定是冷静沉着。

无论什么事，他们都是这种态度。

他们从不讨论这种事，只是继续生活。

他们就是这样对待萨拉的死，而现在，他们又将以同样的态度对待肖恩之死。

“他为什么这么干？”

”几分钟后，我问。

韦克斯勒和圣路易斯一言不发。

“我是他的弟弟。

看在上帝的分儿上，我们是双胞胎兄弟！

” “同时还是个记者。

”圣路易斯说，“之所以带上你，是因为我们希望赖莉身边能有个家里人，她也许会希望有个亲人陪着她。

你是唯一一个——” “我哥哥他妈的自杀了！”

”这句话嗓门太大，有种歇斯底里的味道。

我知道，警察向来不吃这一套。

只要你开口大喊大叫，他们就会闭上嘴巴，冷淡下来。

我降低声调，接着说：“我想我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、为什么。

我他妈的不是想写一篇报道，耶稣啊，你们这些人简直……”我摇着头，把剩下的话咽了下去。

要是继续说下去，我可能会再一次爆发出来。

我凝视着窗外，已经能看到远处博尔德城的灯光了。

真多啊，比我还是个孩子时多得多。

“我们还不知道原因。

”半分钟后，韦克斯勒终于开口了，“行了吧？”

我能说的只是，这类事儿免不了会有。

有的时候，当警察的受不了这份工作带来的那些烂事儿，麦克没准儿就是受够了，谁说得清？

他们正在处理这个案子，等他们弄清了，就会告诉我，而我会告诉你。

我保证。

” “谁负责这个案子？”

” “公园那一带的分局把案子转到局里，特别科正在办。

” “特别调查科？”
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
警察自杀的案子不归他们管呀。

” “一般情况下不归他们管，由我们负责，人身组。

但这一次他们不让我们插手，你知道，避嫌。

” 人身组。

我心里想，负责人身攻击案：谋杀、侵害人身、强奸、自杀。

不知他们在报告中会把谁列为这桩案件的受害对象：赖莉？

我？

我父母？

我的哥哥？

<<诗人>>

“是因为特里萨·洛夫顿的案子，对不对？”

”我问。

但这不是一个问句，我并不需要他们承认或否认，我只是说出一件我认为是显而易见的事实。

“我们不知道，杰克。”

”圣路易斯说，“眼下咱们就说到这里打住吧。”

<<诗人>>

编辑推荐

死亡是我的领域，我以它为生，“最杰出推理小说家”迈克尔·康奈利重磅登场，包揽爱伦·坡奖、安东尼奖、夏姆斯奖、马耳他之鹰奖、尼罗·伍尔芙奖等重量级奖项。

美国前总统克林顿、摇滚巨星米克·贾格尔，最喜欢的推理小说作家。

我从不轻易使用“经典”这个词，但我相信《诗人》是一部经典推理小说！

——斯蒂芬·金 康奈利以令人振奋的开场，呈现了一部打破所有规则的小说，使您心跳加速，苦苦思索，猜疑不断，直到故事结束。

——《纽约时报》 从第一页的第一行起，读者便身不由己坠入那真实又奇幻的恐怖旋涡中，精心的布局和悬疑让你除了一口气读完之外，完全没有招架之力。

——《出版人周刊》 一位谜样的主角……康奈利不只谈论诗人，下笔也一如诗人，文字简洁，语带哀伤，而这正是叙述这个惊悚故事的完美声音。

——《人物》 举世最杰出推理小说作家。

——GQ杂志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